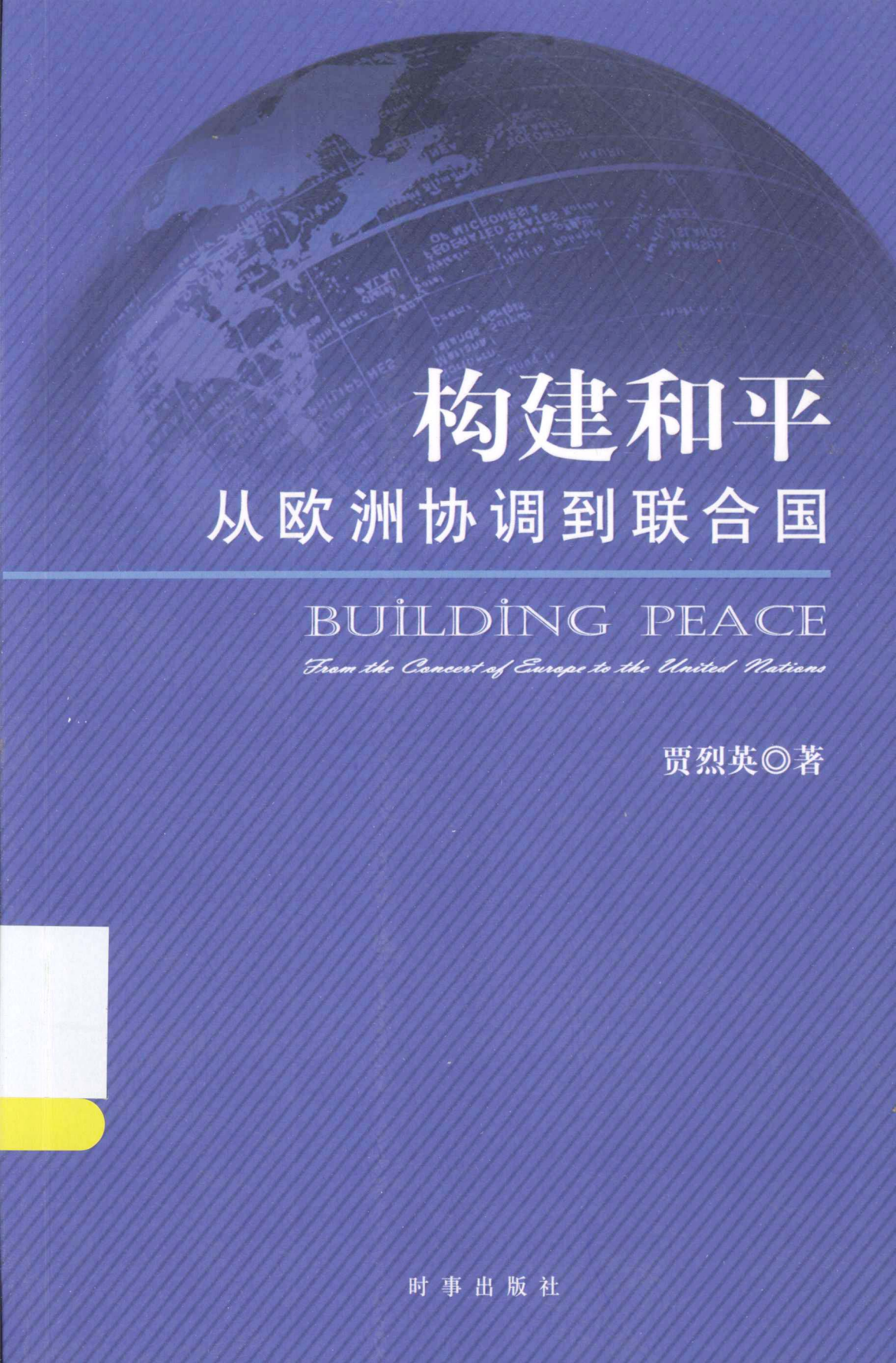




构建和平

从欧洲协调到联合国

BUILDING PEACE

From the Concert of Europe to the United Nations

贾烈英◎著

时事出版社

013055028

构建和平

从欧洲协调到联合国

BUILDING PEACE

From the Concert of Europe to the United Nations

贾烈英◎著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构建和平：从欧洲协调到联合国/贾烈英著. —北京：
时事出版社，2013. 6
ISBN 978-7-80232-616-3

I. ①构… II. ①贾… III. ①国际组织—研究—世界
IV. ①D8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13184 号

出版发行：时事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巨山村 375 号
邮 编：100093
发行热线：(010) 82546061 82546062
读者服务部：(010) 61157595
传 真：(010) 82546050
电子邮箱：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www.shishishe.com
印 刷：北京昌平百善印刷厂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9 字数：274 千字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5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本书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基金资助

此书献给我的母亲

序

跨越理论范式的国际制度研究

秦亚青*

《构建和平——从欧洲协调到联合国》是作者经过多年的积累研究、修改充实而成。本书的主题是探讨国际制度与国际无政府性的关系，并结合三个经典案例——欧洲协调、国际联盟和联合国进行实证研究，论证了国际制度对弱化无政府性、加强国际合作所起到的作用。

合作是人类迄今为止未能解决的问题。宇宙万物之间为什么能够进行合作，如何进行合作，这是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我们看到人类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诸多合作行为，也看到自然界各种各样的合作。当然，无论在人类社会还是自然界，能看到许多的冲突甚至残酷的战争。人们需要明白，为什么会有合作，为什么会有冲突，然后才能够有针对性地促进合作、减少冲突。在国际关系领域，这些问题也就成为国家为什么合作、如何进行合作的原因。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合

* 秦亚青：现任外交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问题的思考和探索。合作是国际关系学界的重大课题，更是人们的一种希望和理想。

无政府性是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假定，基本定义是没有集中的权威权力机构。每当提到国际关系的基本性质，许多学者使用无政府性或是无政府状态来加以界定。这也就是霍布斯描述的“丛林状态”，亦即“弱肉强食”或是“每个人反对每个人”的战场。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大多将国际体系和国内体系分割开来，认为国际体系是一个典型的无政府体系，因为在这个体系中，没有权威的政府可以对其进行管理，也没有权威机构对国家之间的事宜加以有效管理。既然没有一个强大的足以治理“丛林”的利维坦，国家只能靠实力说话，靠实力争得国家利益。

但同时，人们也发现，即便是在国际关系这样的“霍布斯丛林”之中，也存在合作，在你死我活的敌人之间也表现出合作行为。比如，冷战时期的苏联和美国，一方面展开了激烈的核军备竞争，双方都拥有可以毁灭世界数次的核武器，但同时也签署了一系列限制核武器的协定。对于无政府状态下合作问题，虽然已有许多研究成果，但是仍然没有一个使人们感到十分贴切的完整答案。所以，无政府条件下的合作问题仍然是学界关注的重大问题。

二

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历史轨迹来看，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学派都试图对无政府状态下合作问题做出回答。现实主义认为，权力促成合作。现实主义并不否认国际合作的存在，也不完全否认国际制度的作用，但认为权力造就制度，制度促成合作。没有权力，也就没有制度以及制度性合作。无政府性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标志就是“丛林”原则。这是国际体系不同于国内体系的根本所在，因此也是国际关系的第一推动力。国家生来就处于弱肉强食的霍布

斯文化状态,这种状态是无法改变的先验存在。正因为如此,国家之间的冲突是第一性的,合作是第二性的;冲突是绝对的,合作是相对的。现实主义学者克拉斯纳在研究国际机制的时候,将国际机制界定为干预变量。这虽然弱化了强现实主义者的观点,但毕竟国际机制与国际权力结构是毛和皮的关系。国际机制固然可以在权力结构允许的情况下起到促进合作的作用,但权力结构是根本。一旦权力不存,机制自然失效。

新自由制度主义则认为制度本身可以促成合作。这就在国际合作问题上与新现实主义发生了根本的分歧。以基欧汉的著作《霸权之后》为基本标志,新自由制度主义提出了国际制度可以在促成国际合作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首先,国家需要合作。在国际体系之中,国家都需要实现国家利益,而国家利益的实现在合作环境中更容易实现。其次,国际制度不仅仅是权力的附属品,而且也是国际体系成员需求的物品,由于需求存在,即便在没有霸权的条件下,国际制度也会得以维护和发展。再次,国际制度规范了国家行为,提高了信息透明度,降低了交易成本,因之促成了国家之间的合作。

新自由制度主义提出了国际制度促成合作的基本命题。其后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验证这一基本命题是否成立、是否具有高效度等问题,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研究成果。后来建构主义崛起,提出了国际制度不仅仅约束国家行为,而且建构国家身份的命题。认同成为国际合作的一个基本要素。也就是说认同促成合作。如果国际社会成员具有高度的认同感,这个社会就成为一个康德文化主导的社会,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特征是友谊,合作也就成为这种身份的衍生物,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无论是权力促成合作、制度促成合作,还是认同促成合作,都是国际关系研究中对无政府状态下合作的研究成果,反映了人们对合作问题的不同认识。目前,国际合作仍然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大问题,也是国际关系理论争论的一个焦点。

从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际制度在中国成为重要的研究领域,出现了不少优秀的研究成果,反映了中国学者对国际制度的认识 and 解读。作者长期致力于国际组织的研究,同时作者的工作单位北京语言大学是国内学术界从事联合国研究的一个重镇。本书是一本理论检验型的著作,通读全书可以发现下面几个特色:

第一,跨范式的理论取向。我认为这是本书最大的一个特点,也是中国学者不拘泥于一种理论、探讨理论间研究的一种尝试。从书中可以看到,作者借鉴了制度主义的基本假定,认为国际制度可以弱化无政府性,加强国际合作;使用了建构主义的概念,将认同视为合作的重要因素;也考虑了现实主义的权力平衡理论,将其视为合作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书中有现实主义的权力均衡概念,有自由主义的制度概念,也有建构主义的认同和规范概念,目的都是为了分析国际制度如何弱化无政府性的问题。这种结合的使用,反映了一种不受理论范式束缚的研究路径。最近希尔和卡赞斯坦专门出版了《超越范式:世界政治中的折中主义分析方法》一书,对超越范式、跨范式研究予以高度评价和系统分析。

第二,变量关系清晰。作者运用实证主义的方法,验证影响国际制度发挥作用的主要因素。他主要分析了国际权力分配、国际规范与国际制度有效性的关系,认为权力结构均衡与否,大国认同度的高低是决定国际制度有效与否的关键变量。权力结构与国家认同的不同结合,影响了制度效力的高低。如果以 $Power_1$ 代表权力均衡, $Power_2$ 代表权力不均衡, $Identity_1$ 代表大国认同度高, $Identity_2$ 代表认同度低,那么决定国际制度有效性高低的结构组合将以下面的方式排列, $P_1 I_1 > P_2 I_1 > P_1 I_2 > P_2 I_2$ 。影响国家认同度的因素是国际规范的性质,制约性规范只影响国家的行为,而构成性规范建构国家的认同,制约

性规范离不开权力的支撑，而构成性规范可以在权力不足的情况下单独发挥作用。

第三，案例选择精巧，史料驾驭娴熟。我们知道国际制度的研究千头万绪，经验世界丰富多彩，如何精准的剪裁设计，需要匠心。作者选择了在国际安全领域验证国际制度的有效性，因为在这一领域国际制度发挥作用更加困难。如果在高级政治领域弄清了国际制度发挥作用的条件，那么更有助于在低级政治领域的解释。欧洲协调、国际联盟和联合国是国际组织的肇始者、中继者和集大成者，考察它们发挥作用的条件很有代表性，作者对三个案例的解析如庖丁解牛，层层深入，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史料运用驾轻就熟的能力。

第四，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理论的结合。国际关系是一门综合学科，从它诞生之日起就集历史学、政治学、哲学、法学于一身，今天其跨度在广度和深度上日益向前推进，产生了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心理学、国际政治社会学、国际政治语言学等交叉学科。这当中国际法与国际政治的综合也是一个很有希望的发展趋势。作者熟悉国际关系理论，他运用国关主流理论的多种视角，结合国际组织的功能与演变，挖掘深嵌的规范，验证国际制度的效力。这说明国际关系学科是一个开放性的学科，其实任何学问不都是如此吗？“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学术的过程就是一个创新的过程，因为它永远是一个开放的过程，以开放的心态汲取各种营养，以开放的心态生产各种知识。

国际关系研究中，有老问题，也有新困惑；既有老方法，又有新工具，问题与方法的选择与学术的大环境分不开，更与学者的个性息息相关。贾烈英是我第一届的博士生，他的求学和生活道路也使我深受感动。作者对和平的偏爱，既契合国际政治的主题，也体现了他对人生的感悟。这些年来，他克服生活上的重重困难，坚持自己的学术理想和志向，在生活、工作和学术上不断取得进步，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希望他在学术的道路上思想与技术并重，风骨与气韵共存，有更多的好作品问世。

2013年1月1日于京西厂洼

前言

一、问题的提出

20 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充满了劫难的一个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都发生在这一时期。不记得哪位专家说过，国际安全对于人类就像氧气一样，只有缺少了它才懂得它的宝贵。实际上人类社会自从有史以来，安全一直是一种稀缺资源。尽管不同时期，安全的主要行为体并不一样，安全的内涵与追求安全所用的手段也不一样。

国际冲突、国际战争、世界大战是对国际安全的最大威胁，国际暴力的不断升级也就是国际安全的不断恶化，是国际无政府性的逐步提高。在世界大战期间，主权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古往今来，人们一直在苦苦研究着人类冲突的深层次原因，比较冲突所发生的不同环境，并试图提出各种秩序方案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国际政治的众多理论流派，对国家间冲突与合作的看法有着很大的不同。现实主义、革命主义偏重于认可国际体系的冲突本性，而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强调合作的需要与可能。实际上冲突与合作、变迁与稳定，是任何社会关系的共有属性，国家间关系也是如此。法国学者雷蒙·阿隆如是说：“国际关系有别于其他社会现象的根本要素，即是各国诉诸自身武力的合法、合理性，所有高等文明的社会关系中，只有国际关系承认暴力为正常行为，国际社会缺乏一个合法垄断暴力的最高当局。缺乏一个国际警察或国际法庭，

从而造成许多自我决定的中心，造成一种和平与战争的持续或交替。”^① 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国际关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家之上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权威。这一事实被霍布斯、华尔兹等现实主义学派所格外强调并赋予了永恒的意义，而其他学派的学者却不以为然。

一部国际关系史就是一部战争与和平循环交替的历史。这当中战争的烈度与范围在不断扩大，尤其是核武器发明以来，其巨大的杀伤力所造成的恐惧始终是人类社会挥之不去的，而 2001 年“9·11”事件以来，国际恐怖主义的猖獗更使人们担心国家对合法暴力垄断的失控。在战争的巨大阴霾中，有识之士积极思考维持和平、控制冲突、削弱国际社会无政府性的良策。现实主义者诉诸均势，马克思主义者寄希望于消灭剥削阶级和铲除私有制，建构主义强调观念与认同所造成的不同的无政府逻辑。反思 1648 年以来的国际关系史，自从主权原则被承认并逐渐普及以来，主权国家如何相处？要不要遵守共同的规范、原则，要不要建立并维持某种制度？建立什么样的制度，它的基础是什么？如何维持制度的有效性，克服局限性？这些问题到目前也没有清晰的答案。

现代类型的民族国家发源于欧洲，欧洲从 17 世纪以来在 300 年间一直是国际政治的中心，欧洲给世人带来了工业革命、主权原则、国际法，也带来了权力政治、殖民主义和无休止的战争。国际社会从欧洲到全球的拓展包含了太多的含义，这当中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也带来了无政府状态的全球化，带来了其他区域秩序的瓦解，东方式的“鸡犬之声相闻，民将老死不相往来”田园诗画荡然无存。1618—1648 年，在 30 年战争的废墟上，中世纪的教权独尊让位于神授的君权。建立在均势基础上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标志着一种新的国际秩序的开始，这种秩序的性质是主权约定下的无政府体系，各国存在着主权共识，亦即温特所说的“霍布斯自然状态中不是杀人就是被杀的逻辑已经被

① 转引自风笑天：《西方社会学理论》，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56 页。

洛克文化无政府社会的生存和允许生存逻辑所替代”。^① 这种体系的性质至今依然未变，但国际秩序的形式已经面目全非。

1796—1815 年的拿破仑战争，是一场打破均势与恢复均势的大搏斗。战争的结果是法国称霸的企图彻底失败，欧洲建立了英、俄、普、奥主导的维也纳体系。这种体系建立在新的均势基础上，法国又回落到一个普通国家，成为均势体系中的一环，被其他四强所接受。维也纳体系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比起来有两点不同：其一是大国协调制度，五大国约定，通过定期会议以维持欧洲和平，这无疑是朝向建立国际组织的第一步；其二是有一种明确的共同信念，尤其为神圣同盟所体现的强烈的道德色彩，即维护君主的正统政权和基督教教义，反对革命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并相约互相支持。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正是在抛弃中世纪道德与宗教束缚，信奉国家至上的基础上建立的，这一点可引当时法国大主教、首相黎塞留的话为证：“人可不朽，救赎可待来日。国家不得永生，救赎唯有限下，否则万劫不复”。^②

欧洲协调在实践中，尽管充满了结盟、背叛、挑拨离间，但这种制度在维持欧洲的稳定上无疑是有效的。有的学者认为欧洲协调带来了欧洲的百年和平（1815—1914 年）。虽然克里米亚战争和德意志第二帝国建立的过程中曾短暂地破坏了欧洲协调，但动荡过后，欧洲又复于均势。德国首相俾斯麦更是小心翼翼、费尽心机地维持这种多极均势，欧洲始终没有爆发体系性的战争。随着德国势力的逐步上升，俾斯麦的后人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再维持欧洲的复杂均势，后来终于酿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这当中欧洲协调作为一种制度遭到遗弃是引发一战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 1899 年和 1907 年召开了两次裁军会议，但“1907 年在海牙召开了第二次和平会议，制定了尽可能人道的战争

^① 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50 页。

^② 转引自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2 页。

行为准则。准则非但没有阻止战争，反而承认了战争的合法性”。^①

一战爆发前的欧洲，到处弥漫着好战的狂热，正如约瑟夫·奈描述的，“在1919年时，战争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进一步支持了这种宿命论的观点。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认为，人们应该欢迎战争，因为战争就像暴风雨一样，可以净化空气”。^②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欧洲人没有想到的方式结束了。首先它是一场全面的持久战，不是以前战争的翻版；二是美国人跨过大洋，介入这场战争才保证了协约国的胜利；三是俄国发生了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并退出了当时的欧洲体系。这几种因素都对一战后的国际秩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为美国崛起，所以它对战后建立什么样的秩序有很大的发言权。可以说凡尔赛体系是美欧战胜者妥协的产物，美国人决心按照自己的样子改造世界，从此开始了美国国内制度国际化的过程，国际联盟是第一个世界性的全面的国际组织，反映了美国人的价值观，即外交公开、民族自决、反对权力政治、反对割地赔款、坚信国际组织、国际法和集体安全的作用。

国际联盟是集体安全机制的一次实验。它从成立伊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从某种角度上讲它是一个早产儿。首先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本身就是非常不稳定的，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德国、苏联被排斥在外，这一点同维也纳体系对法国的安抚有很大的不同，后来德、意、日大国都成为体系的有力挑战国；其次国联所倡导的观念远远没有被大家所接受，美国国会予以拒绝，德、苏在组织之外攻击它，而英、法的政治家骨子里更加信奉权力均衡，而不是集体安全，这一点更不及欧洲协调的道德共识；最后是国联的内部机制有着巨大的缺陷。但不管怎么说，国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全球性的国际组织，还是给后人留下了很多遗产，这点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里详细分析。

① 德尼兹·加亚尔等著，蔡鸿滨等译：《欧洲史》，海南出版社2002年版，第522页。

② 约瑟夫·奈著，张小明译：《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122页。

两次世界大战仅相隔 20 年。对此，英国伟大的学者 E. H. 卡尔写道：“1919 年至 1939 年 20 年间危机的特征是，从第一个十年的满怀希望突然跌入第二个十年的凄惨绝望。从一种几乎不考虑现实的乌托邦跌入了几乎完全排除乌托邦因素的现实。”^① 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雅尔塔体系依旧是一种均势秩序，其表现形式是两极结构。由于二战的后果更加惨烈，当时的政治家更加坚定决心建立有效的国际机构，以集体安全的形式维护世界和平，之后建立的联合国是对国际联盟的扬弃，尤其是庞大的联合国家族，在和平与安全、经济与社会、非殖民化和制定国际法规方面所起的作用都大大超过了国联。虽然在牵涉到大国时，安理会屡屡陷入困境，但联合国在维和方面顽强地寻找机会，发挥作用。联合国成立近 70 周年了，还承载着众生的希望，屹立在国际舞台上。冷战期间，大国间鲜见战争，这当中联合国扮演的角色还有待探讨，但联合国的集体安全机制无疑起了正面的促进作用。可以说联合国是当今代表性最广泛的国际组织，如何进一步发挥它的作用，完善其机制是我们应仔细研讨的问题。

综上所述，从 1815 年以来国际制度体系经历了欧洲协调、国际联盟到联合国的变迁。这当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国际政治的演变规律是冲突—新均势—制度变迁—稳定—均势失衡—新冲突—新制度的嬗变。如果对三大制度体系有一个比较的话，基辛格的评述可供我们参考：“国际秩序是稳定，如维也纳会议后的情势；或是动荡不安，如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及凡尔赛和约后的情势……最稳定的两种国际秩序，即维也纳会议的产物及美国在二次大战后主导的国际秩序，占了观念一致的优势。”^② 这三大国际制度体系都存在于无政府状态中，创立于战争之后，建立于均势之上，都是战胜国的集体选择。本文要探讨的问题是：这三种类型的国际组织是否削弱了无政府性？为什么在维持

① 转引自托布约尔·克努成著，余万里、何宗强译：《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12 页。

② 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0 页。

国际秩序方面，欧洲协调最为成功，联合国次之，国联彻底失败？什么是保证国际组织起作用的关键变量？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通过考察历史个案，本书试图理解这些问题。

二、研讨目标和方法

国际关系的研究视角种类很多，有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分为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有以学科划线的，分为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或哲学；有以方法论划分的，分为科学的、人文的、科学与人文契合的，或者称呼实证主义和规范主义。^① 本文采用的方法是实证主义的政治学方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

对国际制度的看法，当前主流学派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最有代表性的三大流派即新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分别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学术阵营，它们都承认制度是起作用的，分歧在于其有效性有多大。^② 下面以它们的领军人物为代表，简单勾勒其关于国际制度的核心观点。

（一）肯尼思·华尔兹和罗伯特·吉尔平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

他们强调体系结构决定国家行为，而体系结构主要表现为大国实力分布，认为国际制度是大国的工具，它起作用的动力来自大国。华尔兹甚至称呼联合国为慈善组织，可见新现实主义突出国际制度的从属性，而罗伯特·吉尔平的霸权稳定论对这点进行了严密的论证。

（二）罗伯特·基欧汉及其自由制度主义

在肯定体系结构所起作用的前提下，添加一个国际制度变量，认

① 秦亚青：《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论笔谈》，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第78—93页；《“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研讨会发言摘要》，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期，第14—30页。

② 大卫·A·鲍德温主编，肖欢容译：《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其中包括各方关于制度作用的精彩争论。

为在体系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国家的行为并不一样，这当中国家间的互动进程在起作用。在基欧汉眼中，国际制度是一个独立变量，在其产生时离不开霸权国的权力，但它一旦运转，霸权国也要受到制约。即使在霸权国衰落后，由于国际社会的需要，国际制度还能存活下去，国际制度通过降低被欺骗的可能性，使合作成为更加明智的选择。^① 自由制度主义强调制度的有效性源于国家对利益的考量。罗西特的《三角和平：民主、相互依赖和国际组织》，用定量的方法考察了民主政体、经济相互依赖与国际组织三方面对和平的促进作用；伊肯伯里的《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重建》强调大战后，战胜国为了自己的长远利益，用自我克制建立制度，兼顾小国的利益而获得小国的支持。

（三）温特及其建构主义

温特也同意体系结构决定国家行为，但他的体系结构的内容主要是文化，同时他更强调体系结构对国家身份的建构。国际制度也是体系文化的一部分，国际制度可以建构国家的认同与利益观，可以规范国家的行为，所以建构主义对制度的评价最高，认为“导致产生无政府体系结构和逻辑的是文化结构，不是无政府体系本身。无政府状态是虚无状态，虚无状态不能成为结构”。^② 这意味着温特高度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温特在《世界国家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一文中，从逻辑的角度证明了人类社会经历国际体系、国际社会、世界社会、集体安全之后，世界国家必然出现，从而完成对全球暴力的合法垄断。^③

① 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译：《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8页。

② 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83页。

③ 温特著，秦亚青译：《世界国家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1期，第57—62页。关于对三大流派的机制理论的综述，可以参考江忆恩著：《简论国际机制对国家行为的影响》，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12期，第21—27页。

中国学者对于国际制度尤其是全球性国际组织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起步,基本上形成了国际法视角、历史视角、经济学视角与策论视角,从国际关系理论角度进行分析的较少。比起大陆的国际组织研究,台湾学者的几部专著更显理论功底,如朱建民的《国际组织新论》。目前比较全面的从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角度,分析国际组织兴衰的专著非常少见。

三、分析架构与基本结论

导言:提出文章的基本问题,论证论文思路。

第一章:概念、理论与分析框架。首先界定无政府状态、无政府性、制度体系、国际冲突等核心概念的含义,比较国内外关于无政府性问题的研究成果,重点以制度主义的视角,辅之以权力结构和集体认同来剖析削弱国际无政府性的各种制度体系,找寻其中的关键变量及其因果关系。

第二章:个案1——欧洲协调与国际无政府性。本章在主权体系的大背景下,分析欧洲协调所带来的百年和平,阐述欧洲协调的历史、功能和性质,论证权力均势、共同价值观及制度安排间的互动关系。

第三章:个案2——国际联盟与无政府性。与欧洲协调相比,这短暂的20年充满了危机,不能反映大国权力对比,缺乏道德基础,激烈的价值观冲突,再加上国联的制度缺陷,共同促成了制度的失败。超前理想的实验虽然失败了,但其思想薪火在二战的废墟上再次得以真正传承。^①

第四章:个案3——联合国与无政府性。鉴于国联的教训,罗斯福等领袖在二战的进程中缔造了联合国,并从制度上予以完善。这次的联合国又建立在权力均势的基石上。冷战时期,不同于欧洲协调动态的多极均衡,这次是僵硬的两极均势。价值观的对立和核恐怖的均

^① 代兵、程晓燕著:《论威尔逊国际政治思想的理论源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2期,第31—35页。